

《好好的时光》被赞“温暖治愈”

编剧郝岩：十年打磨 写就温情故事

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，不刻意制造狗血话题，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年代剧《好好的时光》，凭着一股细腻真实的烟火气赢得观众青睐。

繁忙嘈杂的街巷、国营工厂轰鸣的机床、抢饭吃的热闹餐桌、分一颗咸鸭蛋的童

年、藏在抽屉里的新丝巾、友谊牌雪花膏的淡淡香气……一个个细碎日常，织就最动人的温情。它写家庭重组的隔阂，也写亲情包容的力量；写时代变革的阵痛，也写普通人向上生长的韧性；写烟火人间的琐碎，更写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美好。有人

说，这是当下内娱稀缺的“老式电视剧”——不忙过日子，看剧像喝一杯温开水，不刺激、不浓烈，却让人愿意慢下来，感到温暖和治愈。一部只讲“过日子”的剧，何以成为抚慰人心的“精神气血”？

近日，记者连线该剧编剧郝岩，听他讲

述40年笔耕不辍的创作坚守，以及一部年代剧背后的时代情怀与人间温度。

对话

记者：作为记者，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文学写作和电视剧剧本创作？

郝岩：我在学生时代和步入社会的前10年，写得多是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报告文学，其间与报社编辑老师接触频繁，萌生了进报社当记者的心愿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文学期刊的责编老师王传珍调到大连电视台做电视剧制片人，她让我试试写电视剧。当记者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，可以把他们编进故事里。

1997年，我去大连长海县的海岛上采访一位模范女教师，她在岛上教了十多年书，只有十几

郝岩：2013年一次聚会时，朋友说起他的岳父岳母是重组家庭，双方带着自己的孩子结合后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家里的故事不少。我内心一动，便依托原型创作了一个近5万字的大纲，当时取名叫《合家欢》，后来还叫过《爱情40年》。在完成邀约剧本创作的闲暇时间里，便断断续续开始了剧本创作。

记者：听说您后来又加了内容，跟当记者的经历有关吗？

郝岩：有很大关系。2021年我做另一个项目《百炼成钢》时，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段真实历史——1979年底，英国一艘游轮经过大连去日本，补充船上给养时，要在大连港停留24小时，在外事办的安排下，大连歌舞团登上游轮交流演出，演员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，全看懵了。很快大连歌舞团组建了全国第一支轻音乐团，将这种表演方式结合到演出中，在上海、武汉、南京、重庆等地巡回演出，引起轰动，一票难求，在能容纳12137个座位的上海文化广场剧场就连演了40场。后来还在上海江湾体育场连演10场，那里演一场就是6万观众。知道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我如获至宝，为拿到一手资料，采访了大半个月，到处寻找当年的当事人，为了一个细节，电话追到国外核实。我感觉，将故事的主人公放置到这样特定的大时代里，《好好的时光》就不仅仅是一部家庭年代剧，更是一部时代剧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在后来的创作调整中，我有意强化了剧作的时代感，努力让近40年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折射在主人公的身上。剧中人物，不仅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，甚至是推进者。

李雪琴是演叶爱花第一人选

记者：在《好好的时光》里，梅婷、田雨、陈昊宇等人的表演观众评价都不错，但对李雪琴饰演的叶爱花争议很大，作为编剧，您认可她的表演吗？

郝岩：我觉得她演得挺好，有我熟悉的工友身上那股劲儿。修改剧本时，制片人姚昱竹问我是否想过剧中角色对应的演员都是

谁，聊到叶爱花时，我说李雪琴，姚总想了下连连说对，李雪琴的气质和幽默感，和叶爱花特别贴合。

2024年12月中旬开机后，我在剧组见到李雪琴，她那时候因为综艺节目和多个春晚的录制，档期特别紧，片方想减轻她的压力，准备适当删减叶爱花的戏份。李雪琴得知后找到我，说她太喜欢叶爱花了，千万别删减，台词也别动，她一定克服困难把叶爱花的戏全演完。现在看她在剧中的表演，我也时常会笑起来。

记者：很多观众看这部剧觉得特别欢乐，认为这是部喜剧，您认可吗？

郝岩：好的喜剧，是从故事和人物身上流淌出来的，是自己“长”出来的，这也是我在所有作品的创作中一直追求的东西。《好好的时光》是年代剧，也是家庭剧，还有很强的工业题材元素，喜剧元素确实很多。观众继续追剧的话，会发现泪点也不少，浓烈的人物关系和剧情张力会越来越强。这部剧总体的气质和底色，是现实主义的。我想借这家人的故事，折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史，我个人更愿意称其为时代平民剧，在讲述的方式上，我不想过于沉重。

记者：在影视剧生产链条行业中，编剧的存在感、地位一直被人讨论。您的感受如何？

郝岩：观众看戏，首先吸引他的肯定是演员，就像京剧演出，观众最关心的肯定是角儿。你不能指望观众先想着“这戏是谁编的”。编剧最终还是靠作品说话。对编剧来说，能碰到尊重剧作的好导演、好演员、好团队，大家互相成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据《华西都市报》



郝岩



《好好的时光》剧照

从文学青年到记者再到编剧

鲜有人知道，这位金牌编剧，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，现在还供职于当地的传媒集团。郝岩高中时已在报刊发表作品，走出校园后先在工厂下车间，当过工会干事，做过厂办秘书，后被调到辽宁大连一家报社成了文化记者，一干就是30年。他创作的剧本从《王大花的革命生涯》《冷箭》《暗红1936》《幸福生活在招手》《霞光》，到《爱情20年》《我们这十年之一日三餐》等多部作品斩获金鹰奖、飞天奖、白玉兰奖等全国电视剧奖项，并著有5部长篇小说。

个学生，一到五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，这个班叫“复合班”，上课在一起上，老师轮着教。我写了一篇报道叫《多罗姆的旗帜》，当时报纸版面有限，只能发两三千字，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东西，我就创作了剧本《红帆》，发表在《中国电视》杂志上，拍摄后登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档，陆续得了一些奖项，这让我信心倍增。

不狗血的好剧本十年磨一剑

记者：《好好的时光》这个重组家庭的年代剧，灵感从哪来的？

南美古代羽毛贸易如何翻越安第斯山脉？

在南美各地古代文化中，亚马逊鹦鹉的绚丽羽毛都备受珍视，甚至被用作身份象征。然而，这些绚丽羽毛产品如何翻越安第斯山脉进入秘鲁等贸易网络，具体细节此前尚未完全明晰，也颇受关注。

施普林格·自然旗下学术期刊《自然-通讯》最新发表一篇古DNA与空间建模研究论文称，古代秘鲁曾为获取羽毛而运输活鹦鹉翻越安第斯山脉。研究人员对距今1000年至500年依切玛(Ychsma)时期墓葬中发现的色彩鲜艳羽毛进行分析，揭示了南美在印加帝国之前就存在的复杂而广泛的经济活动。

在本项研究中，论文共同通讯作者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George Olah、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Pere Bover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Izumi Shimada和同事及合作者一起，采集了秘鲁海岸帕查卡马克地区一座依切玛高阶墓葬(公元1000至公元1470年)中的羽毛样



本，这些羽毛曾用于制作仪式头饰，至今仍保持着鲜艳的蓝绿色泽。

他们通过分析羽毛中的古DNA及稳定同位素特征(用于推断饮食结构)，并与现



生鹦鹉样本进行比对。分析结果确认了四种大型鹦鹉：绯红金刚鹦鹉、绿红金刚鹦鹉、蓝黄金刚鹦鹉以及斑点亚马逊鹦鹉。这些物种均原产于安第斯山脉东侧的低地

热带森林。此外，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当地鸟类的痕迹，包括来自秘鲁海岸海鸟叉尾鸥的单根白色羽毛。

此次研究样本中高度的基因多样性表明，这些鹦鹉源自野生环境，但同位素数据揭示它们死亡前摄取的是沿海食物，暗示其曾在海岸地区长期被囚禁。研究者推测鹦鹉可能在亚马孙雨林被捕获，活体状态下被运送数百公里翻越安第斯山脉。

进一步通过建立空间模型分析，论文作者绘制出鹦鹉贸易可能穿越安第斯山脉的两条路线：北部路线(连接依切玛文明与北海岸社会)和更直接的中部路线(横跨安第斯山脉向东延伸)。

论文作者总结认为，这项研究发现表明，在印加帝国之前，依切玛文化就已存在复杂的经济体系和长途贸易活动。

据中国新闻网